

“配合你四处漂泊,我才安静无声”

作家李娟:贫瘠仍可美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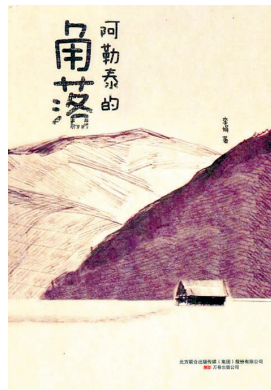
宗禾

直到去年出书《阿勒泰的角落》、《我的阿勒泰》，李娟仍生活在偏远寂静的阿克哈拉村，四面茫茫荒野，天地洁白广阔。

北疆。阿勒泰的冬牧场，每家每户牧地阔大，一家也远离一家。一个又一个的地窝子隐密地分布在沙漠戈壁的起伏褶皱处，交通不便，可以说是与世隔绝。

日后李娟离家，外出打工。“戴着一副很大的眼镜，镜架是断掉的，用透明胶缠了几圈。穿的是自己做的土布衣服。”“干得很窝囊”。最后，她不顾一切地离开了“世界上最凄凉”的乌鲁木齐。

直到现在，在获得很多的赞誉和在文学上的成绩以后，李娟似乎仍然不知道自己文字的魅力。



人物印象

“感觉像看到了一个认识的人一样……她的文章有一种熟悉的表情……这已经超出了修辞上或是文法上的能力。李娟的世界就是一个很大的世界。人又是那么渺小。人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非常偶然的关系，哪怕是像李娟生活的地方那样偏远，那里的每个人依然都很有自主性。”
——王安忆

“我在台北读到了李娟，真不可思议我同时就在李娟那独一无二的新疆。”
——朱天文

“我没办法用太多的话去评论她，但我想说的是，李娟绝对是我在今年最大的发现之一。”
——梁文道

人物百科

李娟，在孤寂中迸发天才的力量，以浑然天成的笔触抒写生之爱恋。曾出版过散文集《九篇雪》、《我的阿勒泰》、《阿勒泰的角落》。收获评价颇高，被誉为文坛清新之风，来自阿勒泰的精灵吟唱。

李娟生活在新疆阿勒泰地区，从未受过任何专业文学训练，1999年开始写作。她的上一本散文集《九篇雪》已经在市场绝迹多年，最近才分别推出了新作《阿勒泰的角落》、《我的阿勒泰》。据悉，李娟的文字都来源于她的生活感悟：养鸡、卖杂货、做裁缝、种葵花、剪羊毛、去森林采木耳，以及哈萨克形形色色有趣的人物。

一众文坛大腕们认为，她的散文为灾难病痛提供了一种全新解读，她笔下的人物尽管贫穷，却怀抱善心与向上的快乐，“这个普通牧民女子让人们发现，被各种‘阴谋论’、‘末日说’充斥的人心，有多渴望一种脉脉温情、抚慰内心的文学”。

文学界的“陪衬”

她是一个糊涂人，与城市文化的联系不那么紧密，哪怕是有卫星电视和网络，获取信息的渠道依然不那么顺畅。“2007年才开始用手机，用了3年多，共丢了8个。”2009年第一次到了杭州，“第一次吃麻辣烫啊。”“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唐朝乐队原来是国产的……因为小时候所有频道里只有卫视中文台(凤凰卫视)播他们的MTV，就一直以为他们是香港人……”

李娟对大家说：“不要真以为我笨。我聪明着呢，只不过装糊涂罢了……”大家对视一眼，异口同声道：“我们从来不知道你笨，也知道你聪明。但是……你的糊涂绝对不是装的！”

在这个喧嚣的充满功利的时代，李娟无意中介入，成为一个“陪衬”。深圳读书月2010“年度十大好书”评选中，她的作品曾被认为是最热门的候选，评委认为“写作太过个人化，显得过于轻浅，格局也不开阔”，意外落选。而2011年的华语传媒大奖中，李娟被提名“新人奖”，最后一个女性“青春文学作家”获奖。

李娟似乎对此毫不介怀。当刘亮程认为她是一个写作天才的时候，她会轻轻地辩解：“我不是天才，我也是一点一点地，慢慢地，写成这个样子的。”

一个很大的世界

如沈从文写湘西，萧红写呼兰河，李娟写在阿勒泰她看到的一切：饥饿的猫，怀孕的狗，邻居的小孩和女人，牧民们，彪悍的妈妈，年迈的外婆，和懵懂的自己……这一切似乎和整个热闹的世界没有关系。她所记录的并非猎奇的“异域风景”，而是凡俗的日常，充满了天真、好奇，以及同情心。她有着令人惊叹的白描的手法、奇妙的构思和叙事能力。

李娟最感激的恐怕是新疆作家刘亮程。2003年她的第一本书作为乡土文学出版，是刘亮程郑重推荐的：“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已经很难写出这种东西了……”

她体格弱小，仿佛是为了配合着颠沛流离。“我5岁的时候，体重只有11公斤半，都上三年级了，还在穿4岁小孩的童鞋。”

“你要是永远那么小就好了，”她的母亲说，“从来不让人操心，上火车只需轻轻一拎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根本意识不到身边还带着个人。整天也不说话，给个小凳就可以坐半天一动不动。困了倒头就睡，睡醒了继续坐那里一动不动。”

“妈妈，我只是为了配合你的流浪，才那样地瘦小。我为了配合你四处漂泊，才安静无声。”

那些明亮、绵密的文字之后，是怎样幽暗、无声的内心，是何等汹涌的世界？

“我所有的说出口的话语，只是冰山一角。更多的是不曾说出口的，黑暗地拥挤在心里，黑暗地尖锐着，又黑暗地渐渐钝灭了棱角，渐渐宁静下来。那些没有机会说出口的话，来不及说出口的话，忘记说出口的话，不敢说出口的，不忍说出口的，那些没有倾听者的……后来，那些话语一一消失了。我终于决定把它们说出口时，却一个字也记不起来了，唯有当时想要说出口的那种迫切感仍异常地鲜明，耿耿于怀。”

“文学就这样一百年一百年地，与真实背道而驰。只有像李娟这样的女孩，怀着对生存本能的感激与新奇，她笔下的贫穷、死亡、疾病、灾难，才呈现出文字的高贵。

李娟的文章里有一种强大的自然的力量，又偶尔显露出一种嚣张、隐忍的幽默感。但她实际上是一个看起来文静、害羞的短头发女孩，笑起来用力抿着嘴——担心别人看到她的龅牙。”

为什么要写作呢？她说，“我从小就想确定一生的理想。我喜欢画画，但是发现画画太浪费钱了。只有写作不要本钱！其他啥都要投资，投资！”

来自底层的女子

李娟1979年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出生地叫“车排子”，意为那里最初坦荡荒凉，大地上只扔着一块破烂的木车车架。

还在襁褓中时，李娟就跟外婆去了四川。之后开始了绵绵不绝的川疆往返。幼年时最深刻的记忆都是火车上的情景。母亲的形象很长时间里在她的记忆中是模糊的。

她没见过父亲，她试图去找他，父亲却不肯见。李娟说，每个人有对幸福的选择，父亲没选择她而已。她有恋爱，大部分是暗恋，或者有过长达5年的空白期。

李娟没有户口。每当老师说：“没有户口的站起来”，她就心怀巨大的不安站起来，孤零零地站起来，像是一个做了坏事的人。

上中学时，学校拒绝接收。80岁的外婆在那里对老师努力地解释、哀求，四处奔走，到居委会开证明，到原校开介绍信，在学校一个劲儿地磨叨。老师很不耐烦：“老人家，这些我都晓得，但这个事莫来找我。”

“我妈四处漂泊，自然比我们更辛苦。她在新疆富蕴县安定下来是1986年的事了。”李娟高一那年，她妈妈失去一切，回到了四川老家，白手起家，但做的生意都赔了。后来一家人没法在四川呆下去了，决定再回到新疆重新开始。

李娟转到富蕴县二中，有一次去找做裁缝的母亲，要90块钱去缴学校某项费用。母亲说：“跟老师说再缓两天。”她实在开不了口了，这样的话从小到大听得太多了，她已经是大大姑娘了，敏感而悲哀。她索性退了学。

开始跟妈妈学裁缝。然而哪怕是乡下，竞争也很大，她们生意仍不是很好，于是她们再一次撤退，进入了山野，跟着哈萨克牧人转场。